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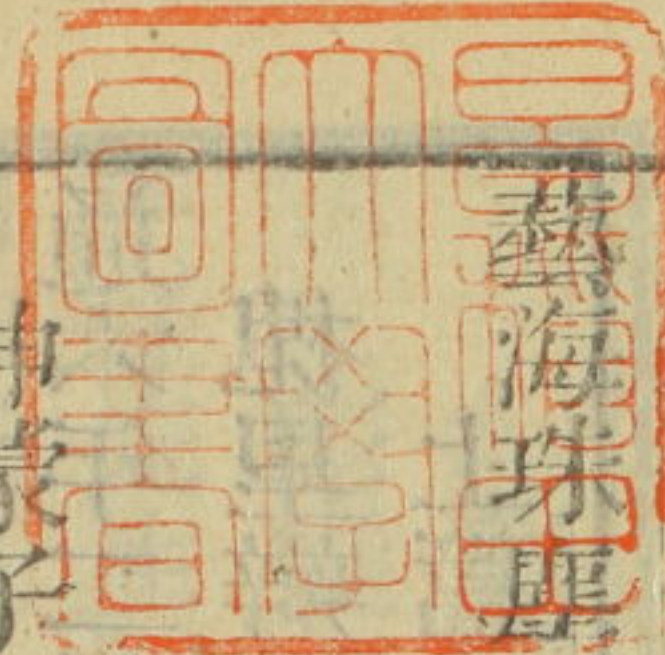


藝海珠塵

14
1627
32



門 14
號 1627
卷 32



藝海珠塵

仲蒙子

林慎思纂

仕履見後
附家傳

自序

子沽名未售退棲槐里舊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為
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
焉明日召著祝之得蒙三三之觀三三曰仲蒙入觀通
明之象也因感而有所述焉自號仲蒙子嘗與二三子

藝海珠塵

仲蒙子卷上

子部儒家類

南 雁 吳 省 蘭 泉之輯

海 寧 陳 鱣 仲魚校

大華圖書館
25 10.30
集

辯論興亡敷陳古今也或引事以明理或摛才以潤詞
錄近萬言編成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辯三篇象三才
敘天地人之事中卷澤國紀三篇象三人敘君臣民之
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焉子所學周公
仲尼之道所言堯舜禹湯文武之行事也如有用我者
吾言其施吾學其行乎揚雄謂後世有揚子雲當知吾
太元安知後世不有林虔中者出吾言迂乎哉大唐咸
通六年二月四日長樂林慎思虔中自序

槐里辯三篇 卷上
上篇凡五章

彰變

辯治

喻民

演喻

較功

彰變

賞罰喻妖祥

興衰喻良暴

干祿先生本作問王道興衰由天之歷數有諸仲蒙子
曰非天也人也曰星有妖祥天所示也不使妖見唐虞
祥呈幽厲豈非天職興衰不亂亦妖祥均耶曰里有良
吏暴吏損益于民也不由牧政之心焉然則政之不亂
也不使罰及忠信賞歸苛酷矣是賞罰均于政也而良
暴豈由乎政哉是興衰係乎君人猶良暴係乎里吏則
天示妖祥顧非均于賞罰邪豈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
歟則知化妖祥者由乎天變興衰者由乎人故曰非天

也人也

治大易治小難

千祿先生曰治千乘之國與十室之邑孰難伸蒙子曰國易曰何以然哉曰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衆人力窮一身然則勞衆孰與勞己之難乎夫工于材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繩墨以智也斧斤以力也布繩墨豈不易于運斧斤之勞乎矧繩墨誤猶可移斧斤誤其可移哉治國施教令非布繩墨邪治邑承教令非運斤斧邪則治國孰與于治邑之勞乎

喻民

古今化民難易

文命

難化

難化

千祿先生曰古民難化于今民乎伸蒙子曰今人易化曰古民性朴今民性詐安得詐易于朴邪曰朴止也詐流也止猶土也流猶水也水可決使東西乎土可決使東西乎且嬰兒未有知也性無朴乎卯兒已有知也性無詐乎聖人養天下之民猶嬰兒也則古民嬰然未有知也今民卯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與化未有知之難乎

演喻

難化

千祿先生曰子謂今民易化何唐堯獨彰于古邪伸蒙子曰吾所謂古民難化性止猶土也土不移移則堯堯

善治身居

伸蒙子卷上

三

生矣今民易化性猶水也水可導導則源清矣是以古
之民雖唐堯在上終不能化頑嚚使有知今之民有堯
之化孰有頑嚚之難化乎故曰今民易化也

較功

平祿先生曰吾聞昔者嬴噬六國劉翦一項較其功孰
難仲蒙子曰嬴難曰六國誤于儀秦之辨嬴因其敝而
取之奚其難曰吾聞秦原有鹿獵師不能獲焉一旦猛
虎殺而棄之然後獵師爭而取之矣且殺之者生鹿也
爭之者死鹿也嬴噬六國是虎殺生鹿劉翦一項是獵
師爭死鹿也與其得死鹿于劉孰若得生鹿于嬴之難

乎然嬴不二世而劉四百年得生鹿之虎又孰如得死
鹿之獵師乎

中篇凡四章

演聖 喻時 全明 遷善

演聖

知道先生本作問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士乎仲蒙子

曰仲尼得于楚不為有士失于楚不為無士何則鱗居
之水鯤不可止也鸞巢之林鵬不可棲也故仲尼無士
于一時有士于萬代也且生遇無道則天下猶小不容
仲尼也矧一楚國何益乎苟生遇有道則陋巷非隘可

藝海珠塵

仲蒙子卷上

四

封仲尼也雖有楚國何及乎所以仲尼之道高大無窮
焉亘萬代而乃容非一時之能容矣苟以一時封楚是
鯤止鱗水鵬棲鸞林既莫能容也孰爲有土乎所以亘
萬代而乃容果遇有道而封也孰爲無土乎故儒行曰
儒有不祈土地立禮義以爲土地則知仲尼不得封楚
不患無土明矣

喻時

知道先生曰仲尼登泰山小天下其然乎仲蒙子曰然
曰天覆無窮惡謂小邪曰以時觀之而小也夫越巨川
遇昏暝之時望十里之岸如在數步之中是豈川之隘

乎蓋昏暝觀之而然也仲尼生于周末歷聘七十國莫
能容者非天下昏暝乎天下昏暝觀之而小不亦宜哉
若使仲尼生于陶唐之代則君如日也天下皆晝也天
下惡得而小哉故曰以時觀之而小矣曰桀桀大不
于善全明曰曰效昏忠平曰太甲故立不肖用天效
知道先生曰吾聞仲尼日月也伐木于宋削迹于衛有
損于明乎仲蒙子曰何損哉夫盜者習于昏黑也見明
則惡之蓋不利其盜矣宋衛是習昏黑者也見仲尼則
惡之蓋不利宋衛之盜矣盜自盜也日月仲尼何損哉
曰歷聘無用于天下有損于明乎曰何損哉夫人之寐

也見明則避之所以不用日月也是時天下諸侯皆寐
見仲尼則避之所以不用仲尼矣寐自寐也日月仲尼
何損之有不味其益矣宋濂曰晉書曰仲尼
遷善仲蒙子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有諸仲蒙子曰
知道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于桐宮有諸仲蒙子曰
于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始立不肖伊尹放之
可也曰桀紂不肖龍逢比干惡不殺曰桀紂大不肖
也安能放哉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伊尹其捕
鼠邪仲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良馬有害人者乎良
御必能維繫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噬人者乎武士

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邪太甲不肖猶良馬也伊尹則
可維繫以遷于善也桀紂不肖猶猛虎也龍逢比干豈
可囚拘以遷于善乎知道先生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
知言矣

下篇凡五章

惡訓明化廣賢較仁持危利用

世而明化隨其才性而化

求已先生本作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仲蒙子曰遷
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于水邪曰善不在柔
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為災水能潤澤亦能為沴

及其遷也化災為炮燔化沴為潤澤豈在化火為水乎
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為惡反惡為善矣孟
母正己以化于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為善邪齊桓大
功而化于豎刁及其遷也非反善為惡邪所謂人之善
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

廣賢

求己先生曰周公吐哺以急賢然未聞賢肖周公何為
急邪仲蒙子曰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不在肖
周公而急之也若必肖周公而方急之則無賢可急何
以要四方之心乎夫賈者積金市物聞鬻者之聲則必

躍然而近之雖物不合賈者亦償金而取焉所以不阻
四方之物也不阻四方之物則四方之心嚮焉周公設
禮以待士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迎之雖士不及周
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
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則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也豈
有肖周公而後急之邪

求己先生曰善治天下與善治國者其語大則曰堯仁
如天周德至矣然稽其勤治之心昌及于勛邪仲蒙子
曰論其位則勛崇較其仁則昌至先生韞然曰昌民得

及勛民之樂邪曰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曰噫昌之時辛方縱毒天下之民皆罹其苦遇昌德化猶酷父之子其伯叔私撫焉當是時幸其偷生亦憂且懼矣寧謂喜邪勛之時水不爲沴天下之民皆忘其咨又遇勛仁化猶沃壤之苗而甘澤復加焉當是時生意滋茂泰且樂矣寧無喜邪曰先生聞齊相養士三千乎聞晉臣飯桑下餓人乎餓困而得食與食厭而得魚孰急乎五帝之民以時治爲常遇勛之仁豈非食厭而得魚歟商末之民以時亂爲常遇昌之德豈非餓困而得食歟故謂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亦明矣

持危

四皓立嫡

求已先生曰四皓遁跡避時名高後代酌其傲君而處
秘賂而出非罪人邪仲蒙子曰正天下也何罪之有曰
狗呂氏以矯高祖是躡邪徑而背直道何反謂正哉曰
用邪扶正也且大厦之歛也必斂其木以扶之然後正
矣方高祖欲廢嫡立庶太子勢搖羣臣心動是時天下
政柄將失所持四皓心見危急可以正之惡能忍其危
哉所以狗呂后謀從孝惠出是謂用邪扶正不甚至歟
苟爲不然則從其廢嫡立庶戚氏得以惑亂一人侮蔑
萬樞欲漢室不危難矣又安得傳其後嗣哉則知四皓

始而處者非傲君也辭天爵也終而出者非私賂也正
 天示也然則與其立為刑以海濱一人而
 求已先生曰治民之用恩刑恩刑之利孰最伸蒙子曰
 刑最曰刑施而民怨其利邪恩施而民悅其不利邪曰
 恩施于民民既民矣刑施于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
 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誰禦哉警處家而治
 羣下焉下之良者雖恩賞不至且未失于良矣下之惡
 者苟刑責不及孰可制其惡哉是知治民用刑為最
 字緣本注槐里有千祿先生始隱嵩山獨懷古
 節不徇時態嘗語人曰吾逢有道則出無

道則隱今遇昭代吾不能違遂出以干祿
 為字然而懷運法度進退容儀未嘗忘由
 故字

知進退有時吾
 居處視聽是以自謂知道蓋有樂水之癖凡
 為樂故字從水表德也

祿祀本注槐里有求已先生陋巷固窮學道無
 載鐵君子晦迹不磨礪其刃安能割犀

天澤國紀三篇卷中

平曰止篇凡五章其辭也然水火之為難也必
 樂子曰辨刑之昏天也去亂不鏡者鑒者

辨刑本注

弘文先生本作張岐曰有道之君刑孰峻于無道之君乎仲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聞堯舜暴虐桀紂寬仁乎曰水火不暴于虎狼也然水火之為峻也必能滔湧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狼虎之為峻也止于呀風乳霧噬獸啗人矣豈及水火之大歟所以水火仁于人而人賴之不見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見其峻也有道之君猶水火然無道之君猶狼虎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豈不明乎

合天

儒道萬世不混

弘文先生曰秦人焚書坑儒以愚黔首意其帝萬世矣

而亡不旋踵何邪仲蒙子曰天亡之也吾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生義農黃帝堯舜為道之宗又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道之主其言式萬代其政訓百王譬日月不可捨山川不可遷也秦人姍笑先王絕棄禮法悉舉而燔之使天下之人橫目蚩蚩無知識無防節是日月晦蝕山川崩裂天怒人怨有滅亡之形而秦不知也夫呼七廟墮秦焚書是自焚矣秦坑儒是自坑矣世未有合天而亡逆天而存者也故曰秦之亡天也

去亂

弘文先生曰秦并仁義鞭笞天下為後代所醜何其烈

歐仲蒙子曰天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當六國相強二周皆弱此時已亡仁義惟尚戰爭故天下大亂不一其主也天俾秦并而一之又不能守故天下復一于漢所以去天下之亂也曰秦曷不尚仁義以守之歟曰仁義者秦人之所諱也秦以山西之習起而馳驅中原惟知干戈弓矢之爲利也惡識仁義哉天厭六國之亂而使秦并之天又厭秦之亂而漢得之南方有蛇縱毒于路而里人惟養鳩以吞之秦之亡六國是鳩之吞蛇也北方有虎食人與獸武士設檻以殺之秦之自亡是虎之投檻也安有亂而不亡乎故曰天之俾

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

鏡旨

弘文先生曰秦有寶鏡照人肝膽能使左右前後蓄不廉不忠之心者於是鏡皆有不隱若使後代帝王有是鏡也則不廉不忠之人得肆于左右前後邪仲蒙子曰不然是鏡也于秦爲不忠甚矣斯由之父子高樂之翁婿哀凶鞠頑懷諛飾詐朝夕出入于宮庭之內其爲不廉不忠孰甚焉而是鏡曾不能照其奸僞之一毫則是凶鏡也又何以取于後代乎秦尚法律焚詩書肆虐于人上危亡之不暇矣况乎賊盜阻山義兵四起天下族

謀以亡秦而是鏡且不能照之其為不忠莫甚焉秦負鏡哉鏡負秦哉

鑒旨

弘文先生曰三代衰亡垂鑒千古何後代有踵其亡哉伸蒙子曰三代之季鑒于有道不鑒于無道也且居起欲奢鑒之而反儉威刑于暴鑒之而反仁畋遊欲縱鑒之而反禮聲色欲荒鑒之而反德是猶鑒治國之政而成有道之基矣反是猶盜賊之類晝觀刑戮于市暮行誅劫于衢豈刑戮能使之鑒邪蓋盜賊之心不可移也雖知夕必禍身而朝且殺人矣是謂三代之季鑒于有

道不鑒于無道也

中篇凡三章

演忠 明諫 辨惑

演忠

如愚子曰本作柳比干何如臣乎伸蒙子曰忠也曰比干諫不止致辛有否賢之罪名落千古而為後代之所醜斯實陷君子不義惡為忠乎曰辛為君塗炭生民是時天下之心皆欲亡商與周蓋商之朝猶有賢人賢人存則商不亡商未亡為天下僂是以比干知存無益故力諫就死惡不為忠乎曰知存無益胡不逃去逃去則商

無賢人無賢人則幸自亡矣惡有剖賢人之罪爲千古
醜歟曰苟使逃去則無忠臣死諫之名垂于後代也矧
比干非不知辛禍胎已長勢不可止蓋不忍不止則竭
忠諫之諫之不聽亦欲垂明鏡于後代則幸有剖賢人
之罪得無鑒戒于後代邪是以比干之忠不獨忠于一
時而亦忠于後代矣

明諫

如愚子曰夷齊諫周武欲存商紂其爲義乎伸蒙子曰
然曰商紂肆湯火之威下民罹煎熬之痛周武不忍而
伐之是時天下咸欲速兵救世何夷齊獨諫周武之伐

存商紂之暴而爲義乎曰夷齊之諫不獨吐一時之忠
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紂可伐也獨夷齊不以爲
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諫不貴納于一時之周武而貴
納于後代之諸侯不貴存于一時之商紂而貴存于後
代之王室知後代王室必有肖商紂之暴後代諸侯必
有習周武之志故損身諷諫用譏後代伐君者恐中損
身之譏無生易國之志此非夷齊之意深乎若謂止周
武縱商紂爲心是不能立昭代之謀救下民之難而遁
跡餓死眞曰愚矣後聖曷稱爲賢哉蓋立謀救難不乏
其臣所以去之將持終身之仁用全諷諫之道故有知

者謂之仁義不其然乎迨後幽厲有商紂之暴不為諸侯易其國是恐中損身之譏也故得周室不翹于卜數非由夷齊忠諫所致哉如愚子釋然曰夷齊之意深矣有傲夷齊者惟知慕夷齊去周之名豈知懷夷齊全周之義乎

辯惑

如愚子曰吾聞君子不惑小人多惑有諸仲蒙子曰人無不惑蓋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曰吾聞古之帝王蓄貨財淫酒色未有不亡國喪身矣所以桀紂幽厲皆由是也矧臣民士庶由是而

亡家喪身多矣得不為惑歟曰是不知其所惑矣而惑遂至喪亡焉設使君如堯舜臣如夷齊士如顏閔前設糟邱酒池之樂後陳鹿臺銅山之貨左右列姐已褒姒之容安能亂堯舜之德汚夷齊之風染閔顏之行而至喪亡乎如愚子岷然寤曰誠哉人無不惑在知與不知耳

下篇凡二章

分賢彰明

分賢

盧孔子曰本作陶朱公何如人乎仲蒙子曰賢也曰中

男殺人不命長男持金如楚誠知其無用之矣然而長男竟將以行曾無教訓之言迨及其反則笑曰吾必知殺其弟矣是事往後言惡得賢邪曰人性勇怯非教導能移也且雷霆倏閃聲騰百里則勇者神不搖怯者眼先慄當是時也人非神之不欲搖如其怯何陶朱公知長男恡棄財之性不可移也所以不命其行及其行也豈可教導以移其恡哉曰然則安得不奪其行邪曰苟奪其行則先見自殺其子也先見自殺其子之名則不見棄財之性又安能明陶朱公不命其子之心乎所以陶朱公之賢由是而分矣

彰明

盧孔子曰吾聞子夏哭子喪明有諸仲蒙子曰喪明而明益彰矣曰喪而益彰何如曰子夏之道全于四科垂于千古而哭其子喪其明書于禮曰吾過矣則千古之人見之孰不以子夏哭子喪明而鑒哉能正天下之為人父者乎所以喪明明于古人非明益彰邪

弑賊

本注澤國有弘文先生當時兵寇人能負戈甲獨子嗜文或曰方事甲戈安用弘文對曰吾以弘文爲

耨耨

本注澤國有如愚子生于田家家本農業獨子捨農而務學慕顏淵德行遂名如愚親族譏其忘本乃曰吾張耒耨于教

齊每未

仲蒙子卷中

左

賦製

本注澤國有盧孔子家居山中慕黃老方外之術鍊形息氣恬淡無為師仙人盧乳脩真之法而又自隱于陶故字皆從瓦

時喻二篇

卷下

上篇凡八章

明性 刺奢 顯防 伺難 治難 審類

遠化 譏惑

明性

韶夏之聲人非不知可敬而不能嗜也鄭衛之聲人非不知可去而不能捨也何哉可敬者禮節也禮則難行故人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禮也非禮易惑故人不能捨

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樂者教難行也吐倡優之辭皆得人之喜者辭易惑也惡有聖徒能秉其心者復易惑而難行哉

刺奢

一樹之花人爭盼焉一株之棘人爭忌焉且人皆愛花之鮮妍不知鮮妍能誘人為驕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傷害不知傷害能誡人行正直之路矣嗚呼驕奢事極則花為禍人之根者也正直路存則棘為利人之本者也而人不知忌于花而忌于棘噫其惑人也久矣

顯防

居暗室而望明庭者雖隔簾幙而妍醜亦辨矣居明庭而視暗室者雖去簾幙而美惡不分矣故君子居其顯進退不違規矩也脫有一失則庸昧者皆見而譏矣小人處其昧動作皆為非僻也曾無一是雖尊顯者誰見而誅是以古之聖賢立道光顯為後代所瞻矚使無一失者得不由防其謀之邪

伺難

舟行防覆溺之患伺無風波則越重溟如池沼矣車行防虜掠之患伺無寇盜則踰修嶺如康莊矣君子行其道則先防惡人伺其善則交之豈知有行善而蓄惡者

難伺甚于風波寇盜乎及中路罹其謗譖則何啻于舟車之遇濁掠邪

治難

習幻惑之徒蓄其異術每一呼吸皆能變寒為暑變正為非矣習焚煉之徒蓄其神方每一施用皆能變石為金變土為銀矣然外物榮枯貴賤猶能變之而已身榮枯貴賤不能變之何邪信知治外物之易而治己身之難也今有人行文行忠信之道能言于人而不能行于己與夫習幻惑焚煉之徒何如是知巧婦之手不能飾醜為容壯夫之力不能拔賤為貴

審類

負樵蘇者曰跨崇巔不告吾勞矣乘麒麟者一涉修途則吾倦矣何哉非負樵者不勞而不告告之無聽于人焉乘馬者一倦而吁則吁有聞于人焉是以處上位者不見下民之艱一有不快其心者則吁聞于天下矣噫豈知下民終日勞心而無告于上乎

遠化

日月之照孰曰偏邪而瞽者不被日月矣雷霆之震孰曰隱邪而瞶者不載雷霆矣聖人以恩信臨人豈得昧于天下乎蓋習叛者瞽于恩信也刑法示人豈得默于

天下乎蓋習盜者瞶于刑法也嗚呼恩信非不溥刑法非不大而叛民盜吏瞽瞶于下豈恩信刑法能化乎

譏惑

絲蟲常絲也絆人之身孰曰喜邪梟鳥常舌也鳴人之面孰曰怪邪以其為喜未聞歸福于亂以其為怪未聞降禍于德是豈蟲鳥之動有徵邪蓋為小人觀聽不能無惑耳則知妖容露于人人皆愛也豈知絆人之心為疾乎噫語示于人人皆惡也豈知鳴人之過為誠乎

下篇凡八章

- 由天 警惑 辨功 慎名 指常 指公

諷失書誤

由天

趙女有巧飾容者越女見之謂傾國之態難移矣豈知習之而反自勝邪郢人有善調歌者巴人聞之謂貫珠之音可奪矣豈知習之而反不及邪且顏容喉舌天然也妍醜清濁豈有同乎蓋以齊莊運動不得無師矣仲尼昔師于老氏也後設其教則大于老氏焉是師其齊莊也妍醜豈由于老氏乎韓非李斯昔師于荀卿也後行其道則反于荀卿焉是師其運動也清濁豈由于荀卿乎若使人有能不可褒賞其師也則妍醜清濁亦可

移于人不由天矣

一警惑

投數爭輸贏一有勝之者則呵而怒矣卜聲伺凶吉一有不善者則慄而懼矣投之卜之皆我為也而數與聲豈有情于我乎夫區區于名利之途者朝出暮入投一章卜一句宜為人所知矣及其不知也則或憤或戚焉噫殊不知自為之也豈知知道之人而無憤無戚邪

辨功

傭治粟者雖役力求精曾不得其嘗焉傭治膳者雖不勞力自精亦先得其嘗焉矧治粟功至僅免于誅也治

膳功至又加其賞焉何則治粟猶四方外臣也治膳猶左右內臣也外不及內而然也噫使明目達聰鑒難易于內外而賞罰豈有謬加者乎

慎名

終身為善而善未必聞卒有一惡歸之則為善之名敗矣終身為惡而惡不可掩卒有一善歸之則為惡之名弭矣鯨之職非不專也一旦功不至反戾其職矣管仲之謀非不僭也一旦功既霸反高其謀也嗚呼服玩之器重于千金也忽壞則棄糞壤焉稊草之叢蔓于茸蘭也忽食則同穀粟焉

指常

啗官之膳以膳為常雖疊歲飯之而心無荷焉啗人之飯以饌為異雖一旦飯之而心長感焉人在治代則以聚樂為常也疊歲受唐虞之化孰有荷乎人在亂代則以聚樂為異也一旦被湯武之德孰無感乎嗟夫徒知感異恩于一日豈知荷常德于疊歲邪

指公

郡起虎狼之暴雖隔他郡聞之亦咸有懼心也地產珠玉之珍雖隔異地聞之亦咸有嗜心也一有能殺狼虎者眾聞之莫不喜一有能得珠玉者眾聞之莫不嫉蓋

殺者去衆害公其利也得者奪衆好私其利也且人心皆知喜公而嫉私也使能得是公去是私而與衆人喜而不嫉者幾人乎

諷失

設筭于路用去害焉害未及去而人過之反爲害矣稅金于市用化利焉利未及化而人叛之反失利矣且養其卒非捕民之寇盜邪寇盜未必由卒捕也而先盡民之父子焉條其吏非勸民之農桑邪農桑未必由吏勸也而先奪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爲害化利而失利歟嗚呼韓非說難嵇康養生亦幾于是矣

書誤

鑿井于路傍用濟路人之渴一有墮之者則罪鑿井焉立署于河側用權商賈之利一有危之者則反德立署焉然鑿井至仁而反不仁立署至不仁而反仁邪所反者皆誤而然也是以力仁之人苟防其誤則不得其仁矣力不仁之人不防其誤則不全其不仁矣嗚呼吾見今爲不仁但多防誤者矣孰見今爲仁有不防誤者邪唐水部郎中伸蒙子林子家傳 十三世孫通直郎致仕承撰次

伸蒙子姓林氏諱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也少倜儻

有大志力學好修與昆仲五人築室讀書稠巖山中咸通五年首薦禮部不第退居槐里命著禱心得蒙三三之觀三三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遂以伸蒙子自名著書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中卷澤國紀三篇象三人敘君臣民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指喻明切自成一家言又以公孫丑萬章記孟子之言不能盡其師意作續孟子二卷凡十四篇咸通十年王凝侍郎下歸仁紹榜中進士第十一年高實侍郎下再試中宏詞拔萃魁勅改所居崇賢鄉欽平里爲芳桂鄉大宏里以表之授祕書省

校書郎興平尉在官舉案如法豪右憚其威令尋除尚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賜緋治邑有最聲民懷其惠屬軍興科斂百出他邑皆事嚴束鞭笞肆行人不堪命獨萬年行之以寬大吏數督趣且怵以危法毅然不爲動民力用紓大吏亦心服不敢按發會黃巢寇長安逼以僞官不受間道興元賊追及之卒不屈罵賊不絕口而死及巢敗諸子奉其喪歸葬于昌化鄉渡橋大墓山所著二書及外篇宏詞五篇儒範七篇皆藏于家世莫傳焉今稠巖讀書石室遺址尚存按歐陽文忠公撰唐藝文志載伸蒙子三卷及上崇文總目又載續孟子二

卷近世莆陽鄭夾漈先生通志藝文略亦載此二書克齋林公執善銘蔣居士墓其言伸蒙死節不屈之事具述閩中記所載為據且稱之為吾閩千載不朽之高士獨以世遠言湮後生晚輩未識其書不知前輩典刑故敘次其槩為家傳以詔吾子孫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覽者尚有考于斯文

元復誌 林元復

仲蒙子家傳先君茂林翁所撰次也 為慎思十四世孫咸淳間為奉議郎知泉州南安縣事

藝海珠塵 子部道家類

南淮 吳省蘭 泉之輯

上海 李丙曜 友瞻校

廣成子解

蘇軾 軾字子瞻眉山山人宋嘉祐二年乙科復對制策入三等累除中書舍人翰林學

上禮部尚書紹聖初安置惠州徙昌化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累贈太師諡文忠有東坡前後集和陶集應詔集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

藝海珠塵 廣成子解

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定豈固先之耶今乃捨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

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惰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惰佞偽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己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拒黃

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閒居三月而復往見則蹙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窈冥昏昏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夫窈冥昏昏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冥昏昏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

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
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無
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
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具而形
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愼外不閉二者不去而
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數歟曰穀之
不爲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敏耘不

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
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之
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鍊變化堅氣而凝
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慾
去長生之害人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矣
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爲之

在我成之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
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大矣廣成子曰來余
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
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
不見其分成與毀耳

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

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榮趺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人

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緝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曰明也歟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范欽跋

藝海珠塵

子部天文歷算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上海 李丙曜原名應坡友瞻校

二儀銘補注

梅文鼎纂

文鼎字定九號勿菴安徽宣城人貢生康熙開以歷學蒙召見因年老放歸御書績學闡微字以旌之有勿菴歷算叢書

仰儀

按元史天文志簡儀之後繼以仰儀然簡儀紀載明析而弗錄銘辭仰儀則僅存銘辭而弗詳制度蓋以銘中弗啻詳之也庚寅莫春真州友人以二銘見寄

屬疏其義余受而讀之簡儀銘既足以補史志之闕
仰儀銘與史亦多異同而異者較勝豈牧菴作銘後
復有定本耶爰据其本以為之釋仍附錄史志原文
以資攷訂焉

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

言天體之大本不可以為之形似而今以虛切似釜
之器仰而肖之則以下半渾圓對覆幬之上半渾圓
而周天度數悉載其中此人巧之足以代天工故曰
無競維人也

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釜兌也

釜形是半渾圓而其深六尺是渾圓之半徑也倍之
為廣則渾圓之全徑也兼深與廣之度而又倍之渾
圓之周也蓋仰儀之口圓徑一丈二尺周三丈六尺
也兌為口故曰釜兌絜猶度也此雖亦徑一圓三古
率然其器果圓則絜
零在其
中矣

振漑不洩繚以澮也正位辨方曰子卦也

釜口周圍為水渠環繞注水取平故曰振漑不洩繚
以澮也釜口之面均列二十四方位而從子半起子
午正則諸方皆正故曰正位辨方曰子卦也

衡縮度中平斜載也斜起南極平釜斂也度人

縮直也仰儀象地平下半周之渾天其度必皆與地
 平上之天度相對待故先平度之從儀面之卯酉作
 弧線相聯必過儀心以橫剖釜形為二地平下卯酉
 半規也又直度之從儀面之子午作弧線相聯亦過
 儀心而直剖釜形為二地平下子午半規也兩半規
 交於儀心正中天在地平下正對天頂處也故曰衡
 縮度中然此所謂中乃平度之中其衡縮度之者並
 酉出弧線而會於
 地平下之中心若在天之度固自斜轉即非以
 為中故既平度之復斜度之有兩種取中之法故曰
 平斜載也載猶
 再也斜度奈何曰宗南極也法于地平下

子午半規勻分半周天度乃用此度自地平午數至

南極入地度命為斜度之中心故曰斜起南極言緯
 度從

此益徽者釜之徽即儀心也徽徒對切子載底平者
 曰徽曲禮進子載者前

其徽類箭矛載秘下銅也儀類釜而形仰最切深處為其底心故謂之徽為地平下兩半

規十字交處而下半渾圓之心平度以此為宗亦如

斜度之宗南極故曰平釜徽也蓋以此二句釋上二

句也不言起
 省文

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浸漸浸極外也

此言斜度之法也斜畫之度既宗南極則其緯度之

常隱不見者每度皆繞極環行而成圓象每度相去
 約一寸弱

雖有大小皆全圓也近南極旁則小漸遠漸大每度相離一寸其圓徑之大小每度必加二寸故曰小大必周而明其為入地之畫也在南極常隱界內故也若過此以往則離極益遠緯度之圓益大其圓之在地平下者漸不能成全圓而其闕如缺以其漸出南極常隱界外也故曰始周浸斷浸極外也亦是以下句釋上句

極入地深四十大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

儀設於元大都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四之三分為太則南極入地亦然仰儀準之近南極四十度內皆常隱

界也若四十一度以上則所謂始周浸斷者也至於

離南極一象限四分天周各九十一度奇為象限銘蓋舉成數也則為赤道

之斷而居渾天腰圍矣斷齒相切之界縫也考工記函人衣之欲其無斷也仰觀

經緯之度入算處並只一綫故曰斷凡晝夜時刻並宗赤道赤道全周

勻分百刻以配十二時仰儀赤道乃地平下半周故

列刻五十配六時也六時者起卯正初刻畢酉初四

刻皆晝時仰儀赤道半周居地平下而紀晝時者日

光所射必在其衝也日在卯光必射酉日在午光必射子餘時亦然

衡竿加卦與坤內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子元史未旋

機杖機杖元史作機板窾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鏡會也視日漏

此仰儀上事件也與東南坤西南所定釜口之卦位也橫竿之兩端加此二卦者以負直竿也直竿正與口為平面承之者必稍下故曰內也直竿加橫竿上如十字其本在午而未指子故曰對也直竿必圓取其可以旋轉而竿末則方其形類板板之心為圓竅甚小僅可容芥子故曰窾納芥窾即竅也然必上下懸直以為之準蓋直竿之長適如半徑其末端雖自午指子實不至子而納芥之竅正在釜口平圓之心於此懸繩取正則直線下垂亦正直釜底鑿心故曰

與鑿會也既上下相應無毫髮之差殊則竅納芥處亦即為渾圓心矣凡所以為此者以取日光求真度也何則仰儀為釜形以象地平下之半天而所測者地平上之天也故必取其衝度以命之而渾圓上經緯之相衝必過其心茲也機板之竅既在渾圓之最中中央從此透日光以至釜底視其光之在何度分即可以知天上日躔之度分矣漏即透也
 陽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
 此詳言測日度之用也虞書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此古

人測日用里差之法也今有此器則隨地隨時可測
日度即里差已在其中不必賜谷味谷而寅錢之用
已全矣周禮以土圭致日日至之影尺有五寸為土
中又取最長之影以定冬至此古人冬夏致日之法
也今有此器以測日道之發南斂北日曬在赤道以
道以北謂之斂皆以其則每日可知其進退之數二
遠近于北極而立之名則每日可知其進退之數分
前後黃赤斜交故緯度之進退速二至前後黃赤不
平行故緯度之進退緩細夜之亦逐日各有差數不
必待南至北至而可得真度視表影所測尤為親切
矣

薄蝕終起鑿生殺也以避赫職奪目也

言仰儀又可以測交食也日月交食歷家之測驗莫
大於交食而測算之難亦莫如交食是故測食者有
食之分秒有食之時刻有食之方位必測其何時何
刻于何方位初虧為食之起何時何刻於何方位復
圓為食之終何時何刻于何方位食分最深為食之
甚自虧至甚為食之進自甚至復為食之退凡此數
者一一得其真數始可以驗歷之疎密以為治歷之
資然太陽之光最盛難以目窺今得此器透芥子之
光於儀底必成小小圓象而食分之淺深進退畢肖
其中但蝕于左者光必闕于右蝕于右者光而時刻
必闕于左上下亦然皆取其對衝方位

齊海味

二儀銘補注

六

亦真不煩他器矣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春生
秋殺之理固在寒暑發斂中而起虧進退尤測饒之
精理此蓋與上文互見相明也

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深五十二

元史作五

十奇鐵勒塞也淺赤道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

也深故赤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也

載當作戴

此言仰儀之法不特可施之大都而推之各方並可
施用因舉二處以槩其餘也蓋時刻宗赤道赤道宗
兩極而各方之人所居有南北北極之出地遂有高
卑而南極之入地因之有深淺則有地偏于南如林

邑者其地在交趾之南是為最南故其見北極之高
只十七度即南極之入地亦只十七度而為最淺又
有地偏于北如鐵勒者其地在朔漠之北是為最北
故其見北極之高至五十餘度即南極之入地亦五
十餘度而為最深南極入地淺則赤道入地深而成
立勢其赤道之半在地上者漸近天頂為人所戴故
夏日亦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而永短之差少也南
極入地深則赤道入地淺而成眠勢其赤道之半在
地上者漸近地平繞地平轉故冬日甚短而或至晝
晦夏晝甚長而日或不沒永短之最斯為極致也

按元

史鐵勒北極高五十五度夏至晝七十刻夜三十刻
北海北極高六十五度夏至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
未至于夏日不沒則冬亦不至晝晦然北海之北尚
有其北極有漸直人上之時遠微之周髀所言近
驗之西海所測夏不沒冬晝晦容當有之
銘蓋因二方差度而遂以推極其變也

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為告無
煩喙也闔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

此言仰儀之有裨于推步也渾天蓋天並古者測天
之法蓋同出於一源傳久而分遂成岐指近代蓋天
之說浸微惟周髀算經猶存十一於千百而習之者
稀今得此器以肖地平下之天雖常隱不見之南極
其度數皆如掌紋而渾天之理賴以益明即蓋天家

所言七衡之說並可相通初無齟齬然後知渾蓋兩
家實有先後一揆並行而不悖者矣所以者何也多
言亂聽喙愈煩而心惑一儀惟肖指相授而自喻也
由是而理之闡者資之以明從來疑義渙然冰釋雖
其器創作或為膠固者之所怪而其理不易終為明
智者之所服矣周髀算經云北極之左右物有朝生
暮獲趙爽注曰北極之下從春分至
秋分為晝從秋分至春分為夜是北極直人上而南
極益深為人所履赤道平偃與地面平日遂有時而
不沒地為永短之最
觀于仰儀可信其理

過者巧歷不億輩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窺天賦造
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

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誦庶勿壞也

此承上文而深贊之也言古來巧歷不可數計然不知爲此者豈其謙讓不違乎無亦精思有所未及耳抑天道幽遠將造物者不欲以朕兆令人窺測而或有愛惜耶其或待人而行非時不顯故若有所俟必至聖代而始昭耶然則茲器也實振古所未有而茲器之在宇宙間亦當與天地而常存雖泰山如礪長河如帶而茲器也悠久賴之如黃金之不磨而鬼神且爲之呵護以庶幾勿壞矣

按史載斯銘引古六天之說而謂仰儀可衷其得失

是等蓋天於宣夜諸家而歸重渾天也然郭太史有異方渾蓋圖固已觀其會通茲則並舉渾蓋且以仰儀信其揆之一蓋牧菴之歷學深矣愚故以斷其爲重定之本也學無止法理愈析益精古之人皆如是上海徐公之治西歷也開局後數年推宗郭法乃重於前惟公則明惟虛受益好學深思者其知所取法哉

簡儀

儀製詳元史茲約舉爲銘而文章爾雅能畧所詳詳所畧與史相備因併釋之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表帶三辰內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頽仰

此將言簡儀而先述渾儀也昆侖卽混淪古者渾天儀渾圓如球故曰舊儀昆侖也渾天儀有三重外第一重爲六合儀有地平環平分廿四方向有子午規卯酉規與地平相結於四正又自相結於天頂以象宇宙間四方上下之定位故曰六合包外經緯縱橫也又依北極出地於子午規上數其度分命爲南北二極之樞兩樞間中分其度斜設一規南高北下以象赤道之位而分時刻謂之天常規故又曰天常表帶也內第二重爲三辰儀亦有子午規卯酉規而相結於兩極各爲樞軸以綴於六合儀之樞中分兩極

間度設赤道規與天常相直又於赤道內外數南北二至日度斜設一規爲黃道兩道斜交以紀宿度以分節氣而象天體故曰三辰內循黃赤道交也內第三重爲四遊儀亦有圓規內設直距以帶橫簫橫簫有二並綴于直距而能運動故可以上下轉而周窺規樞在兩極又可以左右旋而徧測故曰其中四遊類仰鈞簫也

凡今改爲皆析而異絲能疏明無窒於視

此承上文而言作簡儀之大意也渾天儀經緯相結而重重相包今則析爲單環以各盡其用故曰皆析

而異各環無經緯相結作之既簡而各儀各測無重
環掩映之患故曰疏明無窒於視也

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
軸架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
六十五度奇贏

此以下正言簡儀之製也簡儀之四遊環用法與渾
儀之四遊同而厥製迥異原亦有經緯相結今只一

環雖用雙環而左右平列無經緯相結即如一環又原在渾儀之內為第三

重今取出在外而中分其環命為兩極北極樞軸連
於上規之心兩極樞軸在赤道環心故曰四遊兩軸

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也天常即百刻環與

赤道相疊言天常不言赤道省文也上規貫北雲架

柱之端赤道百刻疊置承以南雲架柱兩雲架柱斜

倚之勢並準赤道但言維北欹傾者省文互見也兩

並欹傾則二軸相應如繩正指兩極而四遊環可以

運動其勢恒與上下兩規作正方折其方中矩故曰

取軸矩應此以上言四遊環也百刻環勻分百

刻又勻分十二時時又分初正此二句言百刻環也

赤道環疊于百刻環上故曰上載其環勻分十二次

周天全度於中又細分二十八舍距度故曰周列經

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也百刻環即六合儀上斜帶也天常赤道環即三辰儀之赤道然皆不用子午規而單環疊置此其異也

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列于隅若十二子

地平環分二十四方位與渾儀同千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隅四維

乾坤艮巽十二子支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然彼為六合儀之一規

此則獨用平環卧置以承立運故曰立運所履也立

運環渾儀所無茲特設之以佐四遊之用其製亦平

環分度而中分之為上下二樞上樞在北雲架柱之

橫軌下樞在地平環中心二樞上下相應如垂繩之

立而環以之運故謂之立運

五環三旋四衡絜焉

一四遊二百刻二赤道四地平五立運凡為環者五

也旋運轉也五環之內百刻地平不動四遊赤道立

運並能轉運是能旋者三也衡即橫簫古稱玉衡絜

猶絜矩之絜用衡測天如算家之直術絜而度之以

得其度也簡儀之衡凡四而並施於旋環之上故曰

五環三旋四衡絜焉也下文詳之

兩級闕距隨振雷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

遊是問

兩者兩衡承上文四衡而分別言之先舉其兩也兩

者維何一在立運環一在四遊環也闕闕管距直距
撰闕撰即樞軸也留遷者言或留或遷惟人所由也
闕管綴於直距有樞軸以轉動隨其所測可以頽仰
周闕此兩衡之所同也然各有其用欲知日月星辰
何方出地及其距地平之高下則惟立運可以測之
若欲知其去北極遠近幾何度分惟四遊可以測之
此又兩衡之所異也

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
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
前云四衡而上文已詳其兩尚有一一衡復於何施曰

並在赤道環也赤道一環何以能施二衡曰凡衡之
樞在腰而此二衡者並以赤道中心之南極軸為軸
重疊交加可開可合故曰重衡也衡既相重故不曰
闕衡而謂之界衡界衡之用在綫不設闕管也用綫
奈何其法以綫自衡樞間循衡底之渠貫衡端小孔
上出至北極軸穿軸端所結綫折而下行至衡之又
一端入貫衡端小孔順衡底渠至衡中腰結之如此
則一綫折而成兩並自衡端上屬北極其勢斜直張
而不弛半衡如句而綫為之弦一衡首尾二綫重衡
則四綫矣故曰四弦末張末指衡端張者狀其綫之

弦直也北軸卽北極之軸穿綫處也四弦線並起衡
端而宗北極故又曰上結北軸也景謂日影移衡對
日取前綫之景正加後綫則衡之首尾二綫與太陽
參直故曰移景相望也衡上二綫旣與太陽參直則
界衡正對太陽衡端所指卽太陽所到加時早晚時
初時正何刻何分並可得之百刻環中具列其數則一衡已足
故曰測日用一也測星之法移衡就星用目睨視取
衡上二綫與其星相參值則爲正對與用日景同理
但須二衡並測故曰推星兼二也二衡並測奈何曰
二十八舍皆有距星以命初度若欲知各宿距度廣

狹者法當以一衡正對距星又以一衡正對次宿距
星則兩衡間赤道度分卽本宿赤道度分矣若欲知
中外官星入宿深淺者法當以一衡對定所入宿距
星復以一衡正對此星稽兩衡間赤道卽得此星入
宿度分矣旣用二衡卽亦可兩人並測故曰定距入
宿兩候齊視也

巍巍其高莫莫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
所蹟考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考
古陳未有侔功猗與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義和萬世其

訓簡考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考古陳未有侔功猗與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義和萬世其

簡儀之製及其用法上文已明此則贊其制作之善
古歸美本朝也言天道如斯高遠乃今測諸步仞之間
如示諸掌則制器有道耳其爲法也簡而適中其爲
用也密而不窮歷攷古制未有如我皇元斯器之善
者誠可以垂之久遠也

按郭太史守敬授時歷得之測驗爲多所製簡儀用
二綫以代管闕可得宿度餘分視古爲密然推星兼
二之用史志未言得斯終以補之洵有功於來學
或問渾儀如球而簡儀之五環三旋並只單環何也
曰渾儀雖如球而運規以測亦止在單環之上今以

單環旋而測之卽與渾儀無二而去其繁複之累與
測時掩映之患以較渾儀不啻勝之今者西器或用
一環之半爲半周儀或四分環之一爲象限儀並因
此而益簡之以測渾體初無不足

然則世有謂郭公陰用回回法者非與曰非也元世
祖初西域人進萬年歷稍頒用之未幾旋罷者以其
疎也今札馬魯丁之測器具載史志其所爲晷景堂
地里志者無有與郭公相似之端至於綫代管闕實
出精思創制今西術本之亦以二綫施於地平儀而
反謂郭公陰用回歷是未讀元史也

藝海珠塵

子部天文算術類

南漚 吳省蘭 泉之輯

太湖 趙文楷 介山校

歷學答問

梅文鼎纂

仕履已見

荅祠部李古愚先生

歷算之學散見經史固儒者所當知然其事既不易明而又切於日用故學者置焉博覽之士稍涉大端自謂已足欲如絳縣老人能自言其生之四百四十四甲子者固已鮮矣况能探討其義類乎明公夙夜在公日

藝海珠塵

歷學答問

一

懋勤於職業而心闕若水孜孜好學用其心於人所不用之處真不易得鼎雖疎淺無似敢不勉竭鄙思以仰
荅下問之勤乎謹條如左

問授時大統二歷歷元並歲實積日日法諸數

按歷元云者歷家起算之端也然授時歷元之法與古不同請先言古法古人治歷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立然後度周天其法皆據當時實測以驗諸前史所傳又推而上之至於古初之時取其歲月日時皆會甲子又在朔旦而日月五星皆同一度以此爲起算之端是謂歷元自歷元順數至今造歷之時凡歷幾何歲

月是爲積年既有積日而此積日若用整數則遇畸零難以入算而不能使歷元無餘分故必析此一日爲若干分使七曜可以通行而上可以合歷元下不違於實測是爲日法日法者卽一日之細分也用此細分自一日積之至于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弱使一歲之日盡化爲分是爲歲實古歷太陽每日行一度則日法卽度法於是仍用此細分自一度積之至于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弱使其度亦盡化爲分是爲周天數者相因乃作歷之根本自漢太初歷以後歷晉唐五代宋遼金諸家歷法代有改憲然其規模

次第皆大同而小異耳
右古法歷元等項
惟元授時歷不然其說以為作歷當憑實測而必逆推
上古虛立積年必將遷就其畸零之數以求密合既有
遷就久則易差故不用積年之法而斷自至元十七年
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為元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皆自此
起算棄虛立之元用實測之度順天求合一無遷就可
謂開拓萬古之心胸者矣至於大統則以洪武十七年
甲子為元然特易其名而已一切步算皆本授時名雖
洪武甲子實用至元辛巳也

右授時大統歷元

惟授時不用積年故日法亦可立而徑以萬分為日
萬分者日有百刻刻有百分故一萬也古諸家歷法雖
皆百刻而刻非百分其日法皆有畸零授時以萬分為
日竟是整數故曰不用日法然即此是其日法矣

右授時日法大統同

授時既以萬分為日故其歲實二百六十五萬二千四
百二十五分其數自辛巳歲前天正冬至即庚辰年十
一月中氣積至次年壬午歲前天正冬至即辛巳本年
十一月中氣共得三百
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也若逆推前一年亦是

如此如自庚辰年十一月冬至逆推至己卯年十一月
此歲實之數大統與授時並同

然授時原有消長之法是其新意其法自辛巳元順推

至一百年則歲實當消一分依法推至洪武十四年辛巳元順推至一百年其歲實消一分

實當長一分依法推至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滿一百

刻二十六年歲實長一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

六分每相距增一百年則歲實消長各增一分以是

為上考下求之準

大統諸法悉遵授時獨不用消長之法上考下求總定

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此其異也

右授時大統歲實

歲實即一年之日數也自一年以至千年百年共積若

千是為積日亦謂之中積分上考下求皆距元至辛巳立算

假如今康熙庚午歲相距四百零九算自辛巳元順推至今康熙庚午

四百一十年法以積年減依授時法推得積日一十四

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零一刻八十九分因距算四百

消四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以乘距

算四百零九得如上數是為庚午歲前天正冬至上距

辛巳歲前天正冬至之積日若以日為萬分則所得化

為一十四億九千三百八十四萬零一百八十九分謂

之中大統法不用消長則積日為一十四萬九千三百

八十四日一十八刻二十五分中積分一十四億九千

三百八十四萬一千八百八十九分

歷學答問

藝每朱處

百二十
五分
兩法相差一十六刻三十六分
以命冬至日辰授時得癸卯日
丑初三刻大統得癸卯日卯
初三刻兩法皆加氣應

右授時大統積日

以上數端並在步氣朔章是太陽項下事也其歷元七曜同用乃根數所立之處也

問授時大統二歷月法轉周交周諸數

按月法者即朔策也亦曰朔實其法自太陽太陰同度之刻算至第二次同度為兩朔相距之中積分平分之則為望策四分之則為弦策望者日月相望距半周天弦者近一遠三上弦月在日東下弦月在日西皆相距

天周四之一授時朔策二十九萬五千三百零五分九十三秒即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六分弱也大統同

右月法

月平行每日十三度有奇然有時而疾則每日十四度奇有時而遲則每日只十二度奇是為月轉初入轉則極疾疾極而平平而遲遲極又平平而又疾以此遂有疾初疾末遲初遲末四限滿此一周謂之轉終授時轉終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大統同

右轉法

月不正行黃道而出入其內外故謂之交交者言其道

交於黃道也月行天一周其交於黃道只有二處其始
從黃道內而出於其外此時月道自北而南在黃道上
斜穿而過謂之正交自正交行九十一度就整數離黃道
南六度自此再行九十一度又自黃道外而入於其內
此時月道自南而北亦斜穿黃道而過謂之中交中交
行至九十一度時離黃道北亦六度自此再九十一度
又自黃道內而出於其外復為正交矣其法以正交後
半周為陽歷中交後半周為陰歷滿此一周謂之交終
授時交終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大
統同

右交道

以上三端朔策在步氣朔尊轉終在步月離章交終
在步交會章並太陰項下事也

問授時歷有氣應何義

按氣應為授時四應數之一其法創立古歷所無也古
歷立元皆起初古故但有積年而無根數即應數授時既
不立積年而用截算不得有四應數以紀當時實測
之數為上考下求之根而氣應居一焉氣即中氣節氣
二十四中節皆始冬至故氣應者即冬至相應之真時
刻也當時實測辛巳歲前天正冬至是己未日丑初一

刻故曰氣應五十五萬零六百分即五十五日零六刻也其法自甲子曰爲一數起挨算至戊午日得滿五十五日又加子正後六刻則爲己未日丑初一刻矣氣應之外又有閏應以紀經朔轉應以紀月之遲疾歷交應以紀月之陰陽歷亦是截算皆實測辛巳年天正冬至氣應己未日丑初一刻所得上距經朔及距入轉距正交各相應之數也 依法推到辛巳年天正經朔三十四日八十五刻半爲戊戌日戌正二刻在氣應冬至前二十日二十刻五十分其己未冬至氣應則爲經朔之二十二日 凡此皆歷經所未明言茲特著之

問推步交食之法

按歷家之法莫難於交食其理甚精其法甚備故另爲一章若知交食則諸法盡知矣然必能推步而加以講究然後能由其當然以知其所以然是謂真知苟未能然則所知或未全耳請言其槩蓋歷法代更由疎漸密其驗在於交食約略言之有宜知者二端其一古者只用平朔平朔者一大一小相間故漢晉史志往往有日食不在朔而在朔之二日或晦日者自唐李淳風麟德歷始用定朔至一行大衍歷又發明之始有四大三小之月而蝕必在朔此是一層道理其一自北齊張子信

積候合蝕加時立入氣加減唐宣明歷本之立氣刻時
三差至今遵用卽授時歷之時差及東西南北差也此
又是一層道理前一說由平朔改爲定朔其根在天蓋
以日躔有盈縮月離有遲疾天上行度應有之差天下
所同也後一說於定朔之外又立三差其根在地蓋以
日高月卑正相掩時中間尙有空隙人所居地面不同
而所見虧復之時刻與食分之深淺隨處各異謂之視
差非天上行度有殊而生於人目一方所獨也知此兩
端而交食之理思已過半卽歷法古疎今密之故亦大
槩可見矣至於入算須看假如諸書中具有成式然但

能依法推步者亦未必盡知其理故謹以拙見略疏大
意不知於來論所謂已明其理者同異何如統容晤悉
問發斂加時之法

發斂加時之法按此卽九章中通分法也授時歷以一
日爲一萬分整數今欲均分爲十二時每時各得八百
三十三分三三不盡故依古法以十二通之每一分通
爲十二小分則日周一萬通爲一十二萬而每時各得
一萬故每遇一萬爲一時也然滿五千亦進一時者時
分初正各四刻奇歷家以子正四刻爲今日子初四刻
爲昨日今滿五千卽是半時以當子正之四刻轉完昨

夜子初之四刻而成一時故命起子初算外卽丑初乃
借算也遇有五千進一時者一時算外是若以一萬爲
一時者命起子正算外卽丑正乃本算也無五千進一
外是丑正二時算其取刻數又仍以十二除之何也曰
此通分還原也時下零分是以十二乘過之小分今仍
以十二除之十二小分收爲一大分復還原數則所存
者卽日周一萬之分而每百分命爲一刻矣
一法加二爲時減二爲刻卽是前法但以加減代乘除
非有二也何以言之乘法是兩位俱動而數陞者位反
降加法則本位不動而但加二數於下位也減二亦然

凡珠算十二除當一歸二除今用減二則本位不動但
於下位減二卽定身除也臺官不明算理往往於此處
有誤但知以加減代乘除則了然矣是故算數者治歷
之本也

又按發斂二字乃日道發南斂北之謂蓋主乎北極爲
言則夏至近極爲斂冬至遠極爲發而自冬至以至夏
至則由遠而近自夏至以至冬至則由近而遠總謂之
發斂古諸家歷法皆以發斂另爲一章其中所列爲二
十四氣七十二候之類而加時之法附焉故曰法斂加
時言發斂章各節候加時法也元統作通軌誤以十二

通分爲發十二除收刻爲斂則以發斂爲算法之名失其指矣而律歷攷因之以訛不可不知也

問以授時法上推春秋魯隱公三年辛酉歲距至元辛巳二千年中積七十二萬零四百八十九日天正冬至六日零六刻閏餘二十九日四十八刻經朔三十六日五十七刻今依法以滿甲子除中積而求冬至則合以月策除中積而求經朔則不合有一日三刻之差其經朔應在冬至前耶抑冬至在經朔前耶按此以百年長一之法上推往古中積諸數原自不錯惟求經朔閏餘則誤加爲減故有一日三刻之差而所

以差者由於未深明經朔閏餘立法之源也今具論之經朔者日月合朔之常日也冬至者日軌南至而影長之日也日南至而影長是日與天會也日月合朔是月與日會也月會日謂之一月日會天謂之一年二者常不齊此歷法所由起也古歷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章

天正經朔

首之年至朔同日其餘則皆不同

西

日矣故天正經朔常在冬至前冬

至常在經朔後自經朔至冬至其

東

間所歷日時謂之閏餘以閏餘減

冬至得經朔以閏餘加經朔得冬

天正冬至

雲每珠壘

歷學答問

十

至理數之自然也

今自至元辛巳逆推隱公辛酉法當以所得中積七十三萬零四百八十九日在位用至元閏應二十〇日二十〇刻半減之餘七十三萬零四百六十八日七十九刻半爲閏積以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五分九十三秒爲法除之得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六個月仍有不滿之數四刻六十五分五十二秒用以轉減朔策餘二十九日四十八刻四十〇分四十一秒爲其年之閏餘分卽是其年冬至在經朔後之日數也

凡求經朔之法當於冬至內減閏餘今推得其年冬至

是六日零六刻不及減閏餘故以紀法六十日加冬至而減之得三十六日五十七刻五十九分五十九秒爲其年天正經朔是庚子日子正後五十七刻半強也

復置經朔三十六日五十七刻五十九分以閏餘二十九日四十八刻四零四一加之得六十六日零六刻除滿紀法去之仍得六日零六刻卽是其年冬至爲庚午日子正後六刻也

庚午距庚子整三十日卽知其年冬至在次月朔爲至朔同日之年而年前閏十二月矣

今誤以閏餘去減經朔爲冬至所以差一日三刻也

經朔

三十六日五十七刻內減去閏餘二十九日四十八刻
餘七日零九刻以校先得冬至六日零六刻實多一日
刻三

問閏月宜閏歲前十二月乎或閏正月乎先儒辯之
今不得其解

按閏月之議紛紛聚訟大旨不出兩端其一謂無中氣
為閏月此據左氏舉正於中為說乃歷家之法也其一
謂古閏月俱在歲終此據左氏歸餘於終為論乃經學
家之說也若如前推隱公辛酉冬至在經朔後三十日
宜閏歲前十二月即兩說齊同可無疑議然有不同者
何以斷之曰古今歷法原自不同推步之理踵事加密

故自今日言歷則以無中氣置閏為安而論春秋閏月
則以歸餘之說為長何則治春秋者當主經文今考本
經書閏月俱在年終此其據也

其問至元辛巳至隱公辛酉二千年中閏月幾何

按此易知也前以朔策除閏積得二萬四千七百三十
六月內除二萬四千月為二千年應有之數其七百三
十六即閏月也此與古法十九年七閏之法亦所差不
多

問連千年中交泛若干次入食限若干次及交泛字
義何解經朔合朔何所分別

按月與日會謂之合朔然有平朔有定朔三代以上書籍散軼不可深考所可知者自漢以來祇用平朔唐以後乃用定朔定朔與平朔有差至一日之時然必先求平朔然後可求定朔今日經朔卽平朔也以其爲合朔之常數故謂之經得此常數再以盈縮遲疾加減之卽定朔矣是故合朔者總名也因有定朔故別爲之經朔耳

交者月道出入於黃道也授時之法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而月道之出入於黃道一周謂之交終以此爲法而除中積則得其入交次數矣今以

本法求到魯隱公辛酉正月經朔入交十七日三十八刻九六七〇自此下距至元辛巳凡滿交終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其出入於黃道也各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四

至於食限則不可以預定何也入交雖有常數而其食與否又當以加減差及氣刻時三差諸法定之

又接承交亦有平日有定日此云泛者亦平義也因先求平日次求定日故命之曰泛泛者以別於定也然歷經本支謂之入交汎日或省文曰入交或曰汎交未有稱交泛者其稱交泛則臺官之語以四字節去首尾而

中撮兩字為言文理不安所當改正者也
問周髀算經率牛去極樞共積九百九十二億七千
四百九十五萬分以一度積八億五千六百八十萬
為法除之復原度一百一十五度一千六百九十五
里二十一歩又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歩之八百一十
九用何算法還原

按此乃通分法也凡算家通分之法所以齊不齊之分
便乘除也若如郭太史以一萬分為度則分有百秒秒
有百微皆以十百為等自然齊同通分之法可以不用
而古歷不然各有所立之法其法又不同母此通分之

法所由立也即如周髀所立度法是一千九百五十四
里二百四十七步又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歩之九百三
十三度下有里星下有步步下有分其法不同故必以
里通為步乃以零步納入步又通為分乃又以零分納
入此所謂通分納子也然後總計其分以為度法即度積
法曰置一千九百五十四里在位以每里三百步為法
乘之得五十八萬六千二百步如是則里通為步可以
納子矣於是以零步二百四十七加入共得五十八萬
六千四百四十七步復置在位以步之分法一千四百
六十一為法乘之得八億五千六百七十九萬九千零

六十七分則步又通為分可以納子於是再以零分九百三十三加入共得八億五千六百八十萬分是為度法言滿此分為一度也其外衡去璿璣即牽牛去極數二十二萬六千五百里亦以每里三百步乘之得六千七百九十五萬步是里通為步也又置為實以每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乘之得九百九十二億七千四百九十五萬分是步又通為分也以為實於是以法除實得滿法之數一百一十五命之為度其不滿法之數仍餘七億四千二百九十五萬分不能成一度當以里法收之為里法曰置每里三百步以每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乘之

得四十三萬八千三百分是為里法以里法為法餘分七億四千二百九十五萬分為實實如法而一得一千六百九十五命為里仍有餘分三萬一千五百不能成一里當以步法收之為步法曰置餘分三萬一千五百為實以每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為法除之得二十一步仍有餘分八百一十九不能成一步即命為分用上法求得一百一十五度一千六百九十五里二十一步又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八百一十九適合原數

緣實數是里數牽牛去極二十二萬六千五百里是里數也法數有里有步

藝海珠璣

歷學答問

左

有分不便乘除故必以里通爲步步又通爲分乃可乘除故曰齊同法實乘以散之也

其不滿法者以里法收之爲里又不滿里法者以步法收之爲步再不滿步法命爲零分故曰不滿法者以法命之又曰位盡於一步故以其法命餘爲殘分也通分之法不過如此乃正法也

今周髀所載之法其初通法實並爲分末以法命殘分並同惟中間收餘分微異則古人截算之法也具如後凡算有除兩次者則以兩次除之之法相乘爲法以除之謂之異除同除如以三除又以四除則以三乘四得

十二爲法除之變兩次除爲一次除也若算有法數太多者則變爲簡法兩次除之謂之截法如以七十二除之者則以八除之又以九除之卽與七十二除同此兩者正相對而其理相通也

如餘分七億四千二百九十五萬不滿一度宜收爲里法當以每里三百步乘每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共化爲四十二萬八千三百分此卽異除同除之法也周髀經則先以每里三百步除之得三百四十七萬六千五百爲里實再以周天分卽步爲法除之得一千六百九十五里不盡一百〇五此卽截法變一次除爲兩次除也

右所得里數與前法不異所異者前法餘分三萬一千五百而今用截法只一百〇五此何以故因前法所餘是實分今用截法則餘分是用每里三百步除過者則此餘分一數內各藏有三百之數也是以三百分爲一分餘分內既各帶有三百之數則當以三百乘之復還原分之數然後可以收爲步此亦正法也何以言之蓋餘分有二頭一次是不滿一度之分則當收爲里此餘分又是不滿一里之餘分故當收爲步然而步之法是周天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乃實數也此所餘一百〇五是三百分爲一分非實數也若仍以三百乘之則亦爲實

數而可以乘除矣故曰正法也

周髀之法則又不然雖亦以三乘之而不言百以三百乘一百

零五該三萬一千五百今以單三數乘之只三百一十五則每餘分內仍帶有一百

之數餘分爲實者既以百分爲一分則其滿法而成一

步而卽是百步既是以百分爲一分則其滿一千四百

百值一千四百六十一之法而成一步者則是滿了一故曰不滿法者三之言以單三數乘

不滿法之餘分也又曰如法得百步言此餘分既以三

乘則其滿法者爲百步也又自疏其義曰上以三百約

之爲里之實此當以三百乘之爲步之實而言三之者

不欲轉法更以一位爲一百之實故從一位命爲百也

此蓋自明其不以三百乘而以三乘之故是欲以得數
為百步也得數為百步則其實亦百步之實也故曰省
算也刻本三百乘之句遺百字而言三之句遺三字
既言如法得百步而今之餘實只三百一十五在一千
四百六十一之下是不能滿法也不能滿法者即不能
成百步也於是以餘分進位三百一十五變為
百五十五為實而
以滿法為十步何也原一分內有百分今雖進位以一
分為十分然仍未復原數仍是十分為一分故得數即
為十步也
法曰置三百一十五進位為實變三千一
百五十五以法一千四

百六十一除得二數命為二十步不盡二百二十八
經曰不滿法者又上十之如法得十步亦省算也上之
即進位也此餘分既各帶有十分故復以十乘之即得
本數
法曰置二百二十八又進位為實變為二千
二百八十以法一千
四百六十一除得一數命為一步不盡八百一十九經
曰不滿法者又上十之得數為一步又自疏之曰又復
止之者便以一位為一實故從一實為一言末次進位
則適得本數為實而得數亦為本數也
凡看歷書與別項文字不同須胸中想一渾圓天體併

七政旋行之道了了在吾目前則左右逢源有條不紊故圖與器皆足爲看書之助右所疏數條言雖淺近然由淺入深庶幾有序天下最深微之理亦卽在最麤淺中舍麤淺無深微矣謹復

荅嘉興高念祖先生

律歷天官具載二十一史南北國學並有雕版國家試士發策多有及此者本學者所當知也然或者以其不切於辭章之用又其義難驟知讀史者至此則冥而不觀先生獨能縷舉其異同分合之端以爲問可見其留心之有素不愧家學之淵源請陳其管蠡之愚以求正

定

問史記八書三曰律四曰歷分律與歷言之也前漢書合稱律歷改書爲志而後漢書晉書北魏書隋書宋史並因之宋書新唐書遼金元三史則皆有歷志而不及律何歟

按律歷本爲一事其理相通而其用各別觀於唐虞命官羲和治歷夔典樂各有專司太史公本重黎之後深知其理故分爲二書班書合之非也獨是歷書所載非當時所用之法乃殷歷也非漢歷也其四年而增一日即四分歷之所祖又謬以太初元年丁丑爲甲寅千支相差二十三年蓋褚先生輩所續余於歷法通攷中已詳辯之茲不具悉

而漢太初歷八十一分日法反載於班志意者孟堅以其起數鐘律遂從而合之歟後世言歷者率祖班志故史亦因之厥後漸覺其非而不能改直至元許衡郭守敬乃始斷然以測驗為憑不復以鐘律卦氣言歷一洗諸家之傳會故其法特精此律歷分合之由也人有恆言漢歷莫善於太初唐歷莫善於大衍殊不知漢歷至劉洪乾象歷始精若太初則最疎獨其創始之功不可沒耳若大衍本為名歷測算諸法至此大備後世不能出其範圍特以易數言歷反多牽附其失與太初之起數鐘律同也明水公云以律配歷可也而以生歷則不可又云僧一行頗稱知歷而竄入於易以眩眾此誠千古定論不能知也至於稱書稱志之不同蓋太史公合記古事故名史記班孟堅專述本朝故鍾虞書夏書之目而

稱漢書全部既稱書不得不別其類為志無深意也中問歷書之次曰天官書前漢書改為天文志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隋書唐書宋金元史並仍之而晉書宋史天文在律歷之前金元二史亦在歷前北魏則改為天象遼史則合歷與天象稱歷象有以異乎按言天道者原有二家其一為歷家主於測算推步日月五星之行度以授民事而成歲功即周禮之馮相氏也其一為天文家主於占驗吉凶福禍觀察祲祥災異以知趨避而修救備即周禮之保章氏也班史析之甚明故雖合律歷為一志而別出天文也易天官為天文

者星象在野象物在朝象官故星在赤道以內近紫微垣者古謂之中官在赤道外者古謂之外官天官之說蓋取諸此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改稱天文本諸易也易又曰天垂象見吉凶北魏改名天象亦本易也占與測雖分科亦互相爲用故遼史合之也至于晉天文志在律歷之前以日月交食五星凌犯皆歷家所據以爲推測之用故先之又晉志出李淳風之手其星名占法視古加詳而亦有同異爾後言占者悉本淳風故其次序亦因之也

問史書中有一代總無律歷天文志者果盡出於史

闕文之意乎

按史之有志具一代之典章事事徵實不可一字鑿空而談較之紀傳頗難故三國無志誠爲闕事而范氏後漢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劉昭續補也至於天文歷法尤非專家不能故晉隋兩志並出淳風新唐書歷志五代史司天考並出劉義真其餘則旣無其人又無其書雖欲不闕而不可得此亦史臣之不得已也五代則五十餘年而大易姓紀載無徵故僅有司天職方二考他皆闕如而司天文止有王樸欽天歷法其交蝕凌犯並無可稽故不復稱志而名之曰考也

問五行志創始班書乃史記所未有而後漢晉宋南
齊隋唐宋金元九史並仍之其義何居
按虞書惟言六府洪範始言五行其以五事配五行又
以禘占祥異皆件係之而以時事言其應其說蓋濫觴
于夏侯氏之治尙書而詳於劉向父子太史公時其說
未著故始見班書而諸史因之要其說亦有應不應當
其應也固足以爲警戒及其不應反足以啓人不信之
心唐書以後但紀災祥不言事應有合於春秋之義此
可以爲法者也

荅滄州劉介錫茂才

問左右轄距軫宜平今左近右遠又狼星之邊有弧
矢錯亂不齊不共經星亦常移位耶
按自古以列宿爲不動故曰經星又謂之恆星乃占書
中往往有動移之說愚切疑其未然蓋旣曰動移則必
先知其不移之位然後可以斷其實移而古本圖象大
約傳从失真人所目擊不過數十年之內何以知今日
之星座必與古異而謂之動移哉又必暫見其移未幾
卽復本位始謂之變若數十年中所見盡同則常也而
非變也查崇禎歷書右轄距軫南右星凡二度奇左轄
距軫北左星只半度奇一遠一近誠如尊論又弧矢天

狼不甚整齊皆如所測夫歷書成於前戊辰距今六十
四年而星座之經緯如故亦足以徵其非動矣至於歷
法中亦自有經星東行之法其理與歲差相應非如古
書之言動移也弧破矢折之論似宜更詳其詳未詳
問本年閏七月初八夜太陰食心前星不知何應第
三月初十夜大風雷雨電是有解散否查本圖與
查閏七月太陰犯心前星當是初七日戊亥一時月加
丁未坤之地非初八也此時月正上弦行至心宿三四
度間值月半交在黃道南五度奇與心宿東星逼近理
得相為掩犯然皆月道當行之道非失命也

又按古人云二日內得雨則解此蓋為暈珥虹霓之屬
多為風雨之氣所結故應在本方若七政之凌犯多方
共覩殆難一例

問十數年前親見太白過午者累日是經天耶晝見
耶主何休祥

按太白星繞日為輪離太陽前後不得過五十度故夕
見西方仍沒於西晨出東方仍沒於東非不過午也其
過午必與日偕為日光所掩故也若日光微而星光盛
在晝漏明是為晝見晝見不必盡在午地也若在午地
則為經天矣然亦有非晝見而能經天者此又別自有

說不知所見過午者是晝乎是晨夕乎嘗考前史所載經天之事不一而足占書之說未免過于張皇非其質也愚不敢輒信占書亦正謂此等處耳

問來年元旦日食五分十七秒一曰五穀貴一曰主大水孰爲實應抑別有徵耶又十數年前長星見久應在何時

按日食元旦古亦多有然其數可以預推與凌犯同理若長星之見自是災變然聖人遇災而懼實有修省轉移之道故古人言占必兼人事若執定占書一兩言以斷其休咎將修德弭災語爲虛設而天亦可量矣是固

不敢妄談

問歷法最難解者未宮鬼金羊爲主今未宮全係井度而鬼反在午室火猪只十度在亥而餘皆入戌不知天運何年酉下諸宿移而天盤動

按列宿移而天盤動卽歲差之法也周天列宿分十二宮古今歷法各各迥異要其大端之改易有三自隋以前未用歲差故天之十二宮皆隨節氣而定如冬至日躔度卽爲丑初之類一也唐一行始定用歲差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故冬至漸移而宮度不變以後歷家遵用之所以明季言太陽過宮以雨水三朝過亥二也若

今西歷則未嘗不用歲差而十二宮又復隨節氣而移
三也三者之法未敢斷其孰優然以平心論之則一行
似勝何以言之蓋既用歲差則節氣之躔度年年不同
故帝堯冬至日在虛而今在箕已差五十餘度若再積
其差冬至必且在尾在心在氏房在角亢顧猶以冬至
之故而名之曰丑宮則東方七宿不得爲蒼龍而皆變
元武北方宿反爲白虎西方宿反爲朱鳥而南方朱鳥
爲蒼龍名實盡乖卽西法之金牛白羊諸宮皆將易位
非命名取象之初旨則不如天自爲天歲自爲歲之爲
無弊矣故新歷之推步實精而此等尙在可酌不無俟

於後來之論定耳先生於此深疑實與鄙意相同至若
十一生肖及演禽之法別有本末與歷家無涉亦無與
於星占可無深論謂依後世所定之
以星推命不知始於何時然呂才之闢祿命只及干支
至韓潮州始有我生之時月宿南斗之說由是徵之亦
在九執以後耳每見推五星者率用溪口歷則於七政
躔度疎遠若依新法則宮度之遷改不常二者已如枘
鑿之不相入又安望其術之能驗乎夫欲求至當則宜
有變通然其故多端實難輕議或姑以古法分宮而取
今算之七政布之則既不違其本術亦不謬乎懸象雖

未知驗否何如而於理庶幾可通矣請以質之高明

問冬夏致日以土圭求日至之景是也而春秋又以

致月其說何如

按日行黃道有南至北至月亦有之月之北至則陰歷是也月之南至則陽歷是也夫月之陰陽歷隨時變遷而必於春秋測之何耶凡言至者皆要其數之所極則必有中數以為之衷如日道有南至有北至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歷有陽歷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則已無定度又何以為月道之

中數乎惟春秋二分之黃道與赤道同度則其東出西

沒及過午之度並與赤道無殊於此測月可得陰陽歷

出入黃道之真度矣假如二分之望月在其衝春分之望月必

在秋分之宿度秋分之望月必在春分之宿度則日沒於西正而月出於卯正

日出於卯正而月沒於酉正其出沒方位必居卯酉正

中與日相等然而或等焉或不等焉或有時而出沒於

酉正卯正之南則知其有陽歷也有時而在卯正酉正

之北則知其有陰歷也又此時日之過午也必與本處

之赤道同高即冬夏至日軌高度折中之處則月亦宜然然而月之

過午或有時而高於日度則知其有陰歷也有時而卑

於日度則知其
在陽歷也若月之出沒在卯酉之正而不偏南北月之過午一如日軌之度而略無高卑則為正當交道而有虧食故曰惟春秋可以測月也
康成註曰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此言冬夏致日也
又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此言春秋致月也
賈疏云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鄭并言月弦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按此賈疏

增成鄭義足與愚說相為發明蓋但以日軌為主則春秋致月亦致日之餘事即於兩弦立說亦足以明若正言致月之理則必將詳攷其交道出入之端與夫陰陽歷遠近之距則兼望言之其理益著也
問陰陽歷之法于兩弦亦可用乎曰可凡冬夏至表景既有土圭之定度夏至尺五寸即土圭之定度也冬至景丈三尺蓋亦以土圭之度度之而知則月亦宜然而今測月景每有不齊則交道可知
假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秋分日在角而月下弦於東井則是月所行者夏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等又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

角而月上弦於牽牛則是月行冬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所度冬至長景等而徵之所測或等焉或不等焉其等與定度者必月交黃道之度也其短與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北而為陰歷也其長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南而為陽歷也是故兩弦亦可以測陰陽歷也然則陰陽歷之變動若此又何以正四時之敘曰日道之出入赤道也距遠至廿四度月道之出入黃道最遠止六度距廿四度故景之進退也大夏至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相去懸絕距止六度故景之進退也小陰歷陽歷之月景所差於日景者不過尺許而已假如月上下弦在東井而景更短於土圭其為夏至

之陰歷更無可疑即使是陽歷而景長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為夏至之黃道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為冬至之陽歷已成確據即使是陰歷而景短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無損其為冬至之日道也夫兩弦之月道既在二至之度則日躔必在二分而四敘不忒故曰舉兩弦立說亦足以明也

或疑洛下閎製渾儀止知黃道至東漢永元銅儀始知月道至陰陽交道之說後代始密周禮所言致月或未及此曰洪範言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是古有黃道也

十月之交見于詩是古知交道也洛下閎等草創于祖龍煨燼之餘故制未備而以此疑周禮乎夫謂歷術屢變益精者如歲差之類必數十年始差一度故久而後覺若月之陰陽歷月必一周視黃道之變尤爲易見而謂古人全不之知吾不信也

或又疑土圭只尺有五寸則惟北至時可用餘三時何以定之曰經固言日北景長日南景短矣其長其短亦必有數則皆以土圭之尺寸度之耳然則夏至景如土圭者冬至景必數倍於土圭而以土圭度之無難得其丈尺故冬夏並言致日也

余問嘗攷春秋歷法訛舛甚多不知左氏之誤抑古歷不如此也夫驗於古然後可施於今今以最疎之古歷尙不可攷則太初以下其疑難當更何如按歷法古疎今密乃古今之通論蓋謂天體無窮天道幽遠踵事漸增斯臻其善非謂古人之智不及後人也夫攷古歷之疎密必須得其立算之根今自秦火以來並無一書能言三代以上之歷法所謂殷周六歷率皆僞撰不足爲據春秋左氏之不合又何疑焉若夫三代以下太初歷始創規模洛下閎等之功自不可沒自是以後屢代加詳由後之密歷觀之遂覺其前之爲最疎

耳歷家之言曰驗天以求合無爲合以驗天是故治歷者必當求之天驗求諸天驗則當以近代之密測者爲憑而詳徵算術以得其當然之理又知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備攷古術徐求其改憲源流博稽經史以攷其徵信合者存之疑者闕焉斯不爲用心於無益矣尊著以春秋二百四十年月日列序以攷其得失用功甚勤與氏族官制地名等攷皆有功於經傳其書自可孤行若但以歷法言仍當從事於郭太史授時法與今西法庶可以得其門戶矣

余初學歷原從授時入手後復求之廿一史始知古人

立法改憲各有根源見史志僅載算法而無一語注釋因稍稍以所能知者解之遂以成帙最後始得西術此事益明然卷帙旣多又竄改無定亦欲俟稍暇再加繕寫以請正高明耳

問日食古無其法漢日食每多先天終漢四百年無人修改則洛下閔張衡皆夢夢歟

按古日食每不在朔者以古用平朔耳古所以用平朔者以日月並紀平度也東漢劉洪作乾象歷始知月有遲疾北齊張子信積候三十年始知日有盈縮有此二端以生定朔然而人猶不敢用也至唐李淳風僧一行

始用之至今遵用乃驗歷之要然非有洛下閎之渾儀
張衡之靈憲則測驗且無其器又何以能加密測愚故
曰古人之功不可沒也

問五星遲疾逆留

按五星之遲疾留逆漢以前無言之者漢以後語焉而
不詳雖授時歷號爲至精而於此未有精測至西歷乃
能言之此今歷勝古之一大端也

問月食地景

按月食地影之說肇於泰西驟言之者可駭細審之確
有實據然必於歷學深究其根乃知其說爲不誣耳

問平差立差

按平差立差定差之法古無其術乃郭太史所創爲以
求七政盈縮之度所以造立成之根本也其法日月五
星並有之亦非如平朔定朔之用歷家用字偶同如此
者多徵實言之乃知其故耳據云依立招差又云依朶
壘立招差則似古算術中原有其法而今採用之然不
可攷矣愚嘗因李世兄之問而爲之衍算頗覺其用法
之巧焉

始用之至今通用乃驗歷之要然非有洛下閔之遺傳
張衡之靈憲則測驗且無其器又何以能加密測愚故
文法之不可沒也

百文矣然昔因李地况之問而為之游章敢覺其用甚
豐立諸美頃以古章論中思其去而合雜民之然不
亦多燭實言之以映其妙耳雖云立諸美又云妙法
皇並首之亦非收平賤家賤之民想家甲字與同收此
亦小如盜離之與祖以登立况之琳本出其去日月正
對平美立美家美之去古無其論及障未與祖陰為以
有言問平美立美

問平美立美

學深究其根乃知其說為不誣耳

